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故乡的沙路

范子平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故乡的沙路

范子平 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故乡的沙路/范子平著. —南昌:江西高校出版社,
2019.1

(全民微阅读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493 - 7754 - 1

I. ①故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24196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销售电话	(0791)88522516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180 千字
版 次	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493 - 7754 - 1
定 价	36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- 07 - 2018 - 111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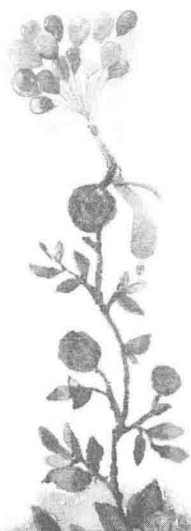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(0791 - 88513257)退换

目 录

CONTENTS

- 大山里的丁香 /001
美丽妈妈 /003
十八婶 /006
蓝菊花 /009
黑牡丹 /012
爱情的终结 /016
卖花的小姑娘 /018
芳芳 /021
玉芹 /023
巾幗英雄宴 /026
梅香 /028
巧姐进城 /031
说顺口溜的小玉 /033
想当画家的秀姑 /036
小草姑娘 /038
小芬小店 /041
艳丽 /043
月兰 /046
小丫 /048
按摩女郎 /051
九婶 /053
在水一方 /056



八叔	/059
抢劫与语法	/061
故乡的沙路	/064
听窗	/067
流浪汉保罗	/069
恒顺药铺的枪声	/072
老师生病之后	/076
村主任祖上是翰林	/078
老兵	/081
小偷报案	/084
寻找向前进	/086
勇者老赵	/089
淡化喜悦	/092
豹花	/094
流行感冒的终结	/096
谁最亲	/098
岗地白光	/100
红衣少年	/103
灰灰的脖圈	/105
极端爱情	/107
决不换亲	/109
老丁的哲学	/111

难解的问题	/114
数字时代	/116
摔掉晦气	/119
污水沟,清水河	/121
愈走愈远	/123
“的妹”与老板	/125
奖金的威力	/128
爱在山腰	/131
你妈你爸	/134
丁一枪的故事	/136
儿子长大了	/139
更正广告	/141
名医梁一刀	/144
好人老木	/147
鸡蛋的故事	/149
大皮袄	/152
酒后吐真言	/154
姚清与他的得意门生	/157
两代蛇王	/159
比全世界幸福	/161
黑蛋请教授	/164
朦胧的月光下	/166

苹果绿宝箱	/168
兄弟俩	/170
人生故事	/173
河套的阴谋	/175
天才毁灭之谜	/178
在小河那边	/181
英雄的选择	/184
早春	/186
田狗	/187
捡破烂的老人	/191
李糊涂	/193
勾七拳	/196
要命的石头	/199
鼠夹王	/201
孬货	/204
春喜醉酒	/206
五月里那个夜晚	/208
安全通道	/210
快乐的宝柱	/213
宝财的网吧	/216



大山里的丁香

丁香是家里的老二，老大也是女孩。

娘生她的时候，爹正光着脊梁劈柴。九伯母出来说还是个妞儿，爹把斧头重重地摔在地上。

满月的时候，爹说，老大叫盼妞，老二就叫换妞吧，下一胎换来个小子。

一晃十多岁了，她该上学了。

她知道大山里的人家都穷，她家更穷，墙透风，屋漏雨，锅台边常发愁下顿的粮食。她不敢说上学。村里只有少数女孩和男孩才背得起书包。她扶着寨门口的丁香树，眼巴巴地望着他们消失在村口。

寨门口迎上爹，她看爹脸色顺，才吸一口紫丁香的香气，向爹说，我也起个大名吧，叫丁香，中不？爹不耐烦地皱皱眉：“瞎咧咧啥！不安分！”

她到底不安分，听姐说舅舅那村住了一个收山根根的，就起了心，一得空闲就撒着小脚丫钻进山林。几十天过去，她胳膊、腿上大大小小的有十多个伤疤：磕的、挂的、虫咬的。这一片血止住了，那一片又肿起来了。流过一脸又一脸的泪，她到底攒够一篓山根根，换来二十七块两毛钱，说，爹，我要上学。

爹还是皱皱眉说，那谁照看多妞？

多妞是刚生的老三。换妞就去求小学老师央告。老师可怜



她,让她抱着多妞上学。

听人家换妞换妞地喊,她心里到底有点不中受,就告爹说要起大名。

爹心里烦,说费那劲儿干啥?算了吧!

她上了三年小学,三年里跳了三次级,到了六年级,语文算术自然样样还是班上头两名。她该升初中了。爹不稀罕老师对闺女的夸奖和许愿,冷冷地对她说,咱不上学了,回家。

她说,爹,我会削山柳条编筐编篮卖,叫我上吧,不费咱家的钱。

爹说,你不知道你娘生了多妞就没起来床?咱家日子磨盘压手了!

爹又说,看风水的刘先生看中你,托你九伯母给他儿子说媒。他家有钱,要定了,也能出钱治你娘的病。

她惊得跳起来,说,爹,我才十五岁……

夜幕像堵墙压下来,她觉得喘不出气,躺在草垫子上蒙住头哭了一会儿,又拽开被子坐起来,四周是浓浓的青草气息。过了好一会儿,她的心又像大山一样稳当下来,她觉得不能就这样白喝几年墨水。

天亮后,她跟爹摊牌说,爹,俺娘的病不能好好治,是咱没钱;我没能上完学,是咱没钱。我跟人家说好了,与同学的姐彩云一起去大山外边打工挣钱,以后还要上学。

爹浑身猛地一抖,扭过头瞪着她。她说,爹,我后天走,我是一定要走的。娘转过身子,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说,俺小丫的脑瓜开窍着哩,到刘先生家去窝憋死俺妞。就该走!

爹眼里的光散淡了,沉沉地垂下头。

她说,爹,跟你商量个事,俺姊妹们不能在山里待一辈子,俺

的名字不能这么土。闺女照样懂事,我起大名叫丁香。

爹低着头说,中,由你。

她说,俺姊妹几个商量的,三妹改名叫菊香,姐姐虽说出门了,也要改,叫麦香。

爹猛然一跺脚,转身走了。丁香的鼻子酸溜溜的。

丁香背着包裹走的时候,爹站在家门口木呆呆地看着。姐妹们送到村外。她们挥着手,呼喊“丁香”的声音在白云飘荡的山谷中久久回荡。

美丽妈妈

对面的下铺挤着两个女人:一个盘着高发髻,四十来岁;一个梳着马尾辫,三十来岁。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正站在马尾辫旁边。女孩儿圆圆的脸,大大的黑眼睛,咯咯地笑着,一会儿捏捏妈妈的鼻子,一会儿拍拍妈妈的脖子。

高发髻就吵她:“别捣乱,让你妈妈睡!”妈妈却不愠不怒,看一眼高发髻,就坐起来小声讲故事。小姑娘说:“妈大声点,我听不清。”妈妈说:“你看叔叔阿姨在休息,大声说话,影响人家呀。”小姑娘一边听,一边不停地抬头看妈妈。

车到石家庄,停几分钟时间,有顾客下来买食物。马尾辫对女儿说:“婷婷,下来去给妈妈买两个素包子。”小姑娘就说:“人挤的,我不想去。”马尾辫说:“妈妈太累,婷婷乖,能干,肯定能买来。”小姑娘蹦蹦跳跳地走了。马尾辫立即悄悄跟上去。我和周





围的旅客都恍然大悟，原来妈妈是在锻炼孩子呀，真是用心良苦。

小姑娘睡着了。高发髻靠窗坐着说：“妹子，孩子小，你锻炼她太早了，前边给她讲故事，又太惯她了。”马尾辫说：“谢谢你，大姐。说到惯她，不要说午睡，就是半夜，只要我的婷婷醒了想听故事，我随时就讲，得为她负责。”高发髻笑起来：“负责不负责的，扯不上边。”马尾辫说：“你不知道，我的婷婷有残疾。”

我们都吃惊。高发髻说：“哪里有残疾？我咋看不出来？”

马尾辫低声说：“耳朵，耳朵失聪。”

高发髻继续惊讶：“我看她说话听话都很灵的呀。刚才不是……”

年轻的妈妈露出一缕微笑，是发自内心的那种骄傲的笑，轻轻说：“治得还算行。”

女人嘛，总是藏不住话的，特别是面对热情的高发髻，马尾辫就慢慢讲起来。

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并没感觉，其实应该有感觉。本来嘛，吃奶睡觉都正常，不爱哭，倒是爱笑，胳膊腿乱动的，很可爱。到了四五个月的时候才发现，怎么喊她，给她摇铃，只要眼看不到，她就没一点反应。还以为是别的毛病，没往这上面想，但是看了医生，结论出来了，先天性失聪。残酷的结论，沉重，难受，我几天都不吃不喝。后来婆母就说话了，要我们把孩子扔掉，再生一个。他们家两代单传，生女孩就不满意，更别说残疾。公公在铁路上，有些权力的，婆婆当家又厉害着呢。丈夫呢，一生在爹娘阴影里过日子，哪敢吭声啊。开始我不愿意，后来还是顶不住压力，就抱到了火车站台，趁旅客还没到来，把她放到了站台中间。我慢慢地退着走，看她水汪汪的大眼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。我离开一步，她的头朝这边扭一点，眼珠向这边偏一分，一直盯着我，



到最后看不到我了，忽然爆发了哭声，惊天动地的。我的泪水霎时就哗哗地淌下来，回过头，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，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。我哭着对她说，婷婷，不管前程咋样艰难，妈妈陪伴你，这辈子再也不分离。孩子好像听懂了话似的，一下子停住哭声，泪水挂在腮帮上。我想，要是不残疾，也许可以送人，可耳聋口哑的，别人拾到会善待？难道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该丢了性命？我想，既然生了这个孩子，就要对她负责。

是的，你说得不错，负责是要有代价的。婆婆一看我又抱回去，那张脸一下子就拉长了。忍让，拼命做家务，给婆婆下手洗痔疮，一切都没有用，最后只能是离婚。孩子他们当然不要，我还舍不得留给他们呢。现在，也难，可那一段日子，最难，泪都哭干了。我要把婷婷照料成人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。求医问药到处跑，去了多家医院，吃了好多药，我就不信看不好！后来知道北京一家医院能看，趁孩子还小，做手术，埋到后脑里一个微电脑助听器。很成功。就是过一段时间就得调，只能还到那调整。这一次就是孩子说噪音大了，我才来北京。关键是钱，为了孩子，房子卖了，工作丢了，亲戚朋友借遍了，给人加工窗帘累得手脖儿肿了。在家时我见缝插针，教婷婷文化课。恐怕教不好，抱着孩子上“聋哑幼儿父母培训班”。白天我得挣钱，现在又加工手套，一个手套赚一块钱，午饭后也不敢歇。只要孩子有精力，一遍遍地给孩子纠正发音，夜里也总是到十来点，有的词得教几百遍。婷婷也争气，两岁半时学会喊“妈妈”，现在能认七八百个字，会背几十首唐诗，加法减法也熟，比同龄的孩子，一点都不差。我还教育孩子正视自己。开始，她哭，不承认，现在，能平静对待。那次我的同学当她的面说到残疾，婷婷马上接话：“有残疾不算啥事，就算治不好，残疾人干成大事的多着呢。”



高发髻说：“可你毕竟还年轻，应该再找一个。再说你也太难了，找一个也好些。”

马尾辫站起来，沉默好久才说：“大姐，相不中的人，我不会谈。我相中了，人家就是也相中你，也受不了这样带孩子。可是，也有一位，年纪比我大十多岁，看得出来，喜欢我也喜欢孩子。只要真心接纳我的婷婷，帮我把婷婷培养成人，我愿意。不过不急，苦日子也过惯了，得再看看，得对我的婷婷负责。”

高发髻显然被打动了，说：“你对孩子这么负责，心这么好，肯定会找到一位如意的……”她突然又说，“你自己不知道？你多美呀！”

西斜的日光透过列车的玻璃窗映照过来，年轻妈妈的脸庞上映出一片胭脂红，好像一个美丽的女神。

十 八 婶

十八叔是个相貌堂堂的男子汉，高个子，国字脸，浓眉大眼配上一头厚厚实实的黑发，果然把黄河滩的姑娘封小花吸引得如痴如醉，不管不顾地跟着十八叔跑来我村，成了我的十八婶。十八婶除了头发也很乌润外，模样一般，但她祖上是封氏拳的创立者，她爷爷还收过徒弟的。于是村人开始对十八婶颇多敬畏，譬如娶媳妇“闹新娘”，因惧怕十八婶有武功，大家虽然嘻嘻哈哈，但实际上草草了事。

时间一年年过去，大家就没见过十八婶的武功。十八婶跟姑



娘、媳妇们说说笑笑的，人家上地她上地，人家做饭她做饭，人家打工她打工，人家生孩儿她生孩儿。大家便都觉得她身上的光环一丝一丝地少了。

村里的男人爱打自己的女人，这是有传统的，我爷爷就曾把我奶奶打得满地找牙。要说谁家女人没挨过男人的打，在俺村肯定是头号新闻。头几年十八叔没打十八婶，估计是对她的出身有所忌惮，但后来看十八婶越来越稀松平常，骨头缝里打老婆的遗传基因就慢慢地溜出来了。于是十八婶像其他女人一样，脸上时而就有红红的巴掌印。

一转眼，孩子旺根上小学了。这天旺根走后，十八叔两口都发现孩子的书本忘在家里，十八婶一把抓起来就慌慌张张地往学校送。她从学校回来，十八叔阴着脸站在当院质问，你把旺根的书本送到哪里了？十八婶很奇怪地回答，交给他老师了呀。十八叔拿起那本算术书拍打着，这是啥？他照着十八婶的肩膀就是一拳。原来十八婶一溜小跑，那本算术书竟从一摞书本中溜出来掉在十字路口，幸好让十九叔捡了去。十九叔有文化，看到课本皮上有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的旺根的名字，就急急地给十八叔送回家了。

村里的女人们听说了都劝十八婶，说男人都不是东西，白天黄昏拿女人出气。十八婶却愧疚地说，我这人——真该打！孩子的课本多重要！我咋这么粗心哩！叫劝她的人倒是没了话说。

不是十八婶不自强，她确实是看旺根看得重。老师也说旺根特开窍，多难的问题都是一点就透，好好培养到高中，没准儿就是上清华的料。十八叔觉得老师分明是讨好的虚话。可十八婶听了，明里暗里都是喜欢的。为给孩子增加营养，她每天早上都要先给旺根煮鸡蛋吃。



十八叔种地加上做生意，日子过得很不错，但不幸又迷上了赌钱。许多庄稼人都赌钱，但十八叔动不动把赌场搬家里叫人堵心。这两天旺根的小学二年级要考试，但十八叔说今天该轮到他家，还是把赌场搬过来。一伙人在屋里抽烟喝茶咬瓜子，烟熏火燎弄得人不停地咳嗽，搓起麻将来哗哗啦啦响，加上肆无忌惮的高声谈笑，弄得旺根简直要崩溃。十八婶就过去求情，求过情充其量只能好上三五分钟。每当一局到头，有的欢呼有的骂娘，声音高昂杂乱得似要把房顶掀掉。孩子哭着说，妈，我以后没法上学了。

十八婶的心里憋着火过去说好话，天晚了，今天咱就到此为止吧！但没人理她，甚至没人看她一眼。一个普普通通的娘们儿，有啥值得重视的呢？再说打败的鹤鹑斗败的鸡，十八叔又不是没降服过她！十八婶火气终于爆发了。她上去猛地一掀，把麻将桌子一下掀翻，麻将牌哗啦啦摔得满地乱跳。赌钱的人向来是只说自己的。赌到兴致正高处被人掀翻桌子，大家火气也都扑腾腾的，摩拳擦掌恨不得逮住十八婶刀剁斧劈。大家都盯着十八叔。十八叔上去就抓十八婶的头发。因为十八婶秀发飘逸，平时是村里一景，但打架应该是弱点的。但这次十八叔没能抓得住。十八婶把腿抬起来，一只脚就挡在十八叔的面前。接着十八婶的腿上翘与身体简直是一体了，那身架还是笔直的，长腿就像是从天上长出的刀剑。十八叔挥拳砸过去，十八婶的腿呼地打下来，脚正砸在十八叔的脖子上，壮汉十八叔扑腾就栽倒在地上了。几个麻将友目瞪口呆。那个黑胖就上前去——俺村拉架差不多都是拉偏架，就是帮助老公打老婆。十八婶这时特警惕，她的那条腿始终在上边，像扬起一面旗帜，突然脚朝奔来的黑胖胸口一点，黑胖顿时也栽倒在地上，半晌都没能爬起来。



十八叔家的麻将桌再也没有支起来,而且十八婶一脚还踢出个家里地里都勤快的十八叔。十八叔这个人有意思,硬有硬样,软有软形,从此在十八婶面前低三下四,叫干啥干啥,搞得十八婶倒是不好意思。旺根跟同学说起来最兴奋:“我真服了!就俺妈那一只脚,就胜过俺爸同那几个麻将伙计!”

蓝 菊 花

秋天是菊花的世界,然而,你见过蓝色的菊花吗?

那一片蓝菊花,像月亮湖一样湛蓝,在一望无际的黄灿灿的菊花田中间分外地显眼。

今天星期一,小燕要早早地上班,可一出门,却不由自主地又移步到蓝菊花田。一踩上这儿的田埂,她的眼中就汪满了泪水。

他说:“小燕,这有一包蓝菊花苗,我本来要当面交给你的。这蓝菊花是菊花的最新品种,我高中时的同学文小杨研究生毕业后现在菊花研究所工作,要不然还搞不到手呢。蓝菊花比一般的黄菊白菊药效要高两倍,你在农业局可以研究推广呀,再说,蓝色也象征咱俩的爱情呀……”

他是军校毕业生,某部队的连长,是她的未婚夫。可是这话却是他站在滂沱大雨中,对着门缝向她喊的。

她生他的气,气得很厉害。她的舅舅现在县里当人事局局长,年龄快到退下来的线了。她要他赶快转业,趁舅舅还在位,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位子。要不然,营团级干部还不好安排呢。但



他不听,反而一次次地给她讲大道理,讲得她两手捂住耳朵。她真的生气了。这次他来家探亲,她就一直躲着他。

她确实没想到他这次探亲的时间这么短。她只是要和他怄怄气,要怄得他回心转意。在他回家的第一天,她有意赶往市农业局去查资料,尽管那活儿并不是那样紧,晚上还是没回来,就住在了市局的招待所。第二天上午她仍没回县局而是到了县林场,听说他昨天来这里寻她,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涌上心头。下午,她又到了菊花新品种基地。乌云涌上来,山风吹得田间的菊花波浪般起伏,一会儿大雨铺天盖地扫下来。她刚躲进那间守护小屋,看见他一边用手抹拉着额头上的雨水,正急匆匆地朝这里跑来。她随手上关了小屋的门。

“小燕,你快开门,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她背靠住门,一声不吭。

“小燕,部队有紧急任务,来了加急电报要我抓紧归队。我来家两天,一直找不到你。今天只好走了,已经过了白马河,听林场开车的小张说你又来这儿,我趟着河赶过来的。我的时间不多,你快开门。”

她的心里一热,泪水顺着脸直往下流淌,转过身来要去开门,可是突然又想起妈的话:“他太不知道好歹,太不懂人情世故,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等你舅舅退了,再回来,去哪里找到好工作?你要硬起心肠晾晾他,冷落冷落他。要不然他咋会听进你的话?”当初全家就都不同意她选择他。她知道妈的话不是全对,可归根结底也是为他们今后的生活着想啊!

“小燕,你快开门,今天雨下得猛,一会儿洪水冲下来,这间小房危险!”

她只是靠着门无声地啜泣。